



後記：崖枯木落見天心

桂林街新亞舊址屋頂，過去是部分學生清晨練太極的場所，今天幾成垃圾場。

髒亂的天台，回望錢穆故居，不忍入目。但天台奇異地長出一棵樹，卻令人稱奇。關於新亞桂林街的那一段歷史，應該不只記載於新亞文獻，而應屬於香港人以至中國人的文化遺產。

那一段事蹟，既光芒萬丈，又透着悲愴。

那是一班流亡的學者、一班流亡的學生、組成的一種流亡中的新亞精神。

他們從中國大陸流亡至南方香港，這是空間之流亡，另一方面，中國文化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，被唾棄、漠視、排斥，千年文化幾乎一朝盡喪，又何嘗不是一種時間之流亡。

錢穆、唐君毅的書，當年不得進入大陸，今天已經重見天日。中國大陸官方最近提出「以人為本」「和諧社會」，正與錢、

唐致力發揚的中華文化契合。大陸民間也出了更多儒家研究。

新亞早期舊生，有以為以今之社會氛圍，新亞精神難復舊觀，因為大家追求MP3、個人娛樂、物質滿足，沒有人再像以前他們一樣，心若鉛垂，對國家民族文化危在旦夕，有一種捨生取義、不顧一切的急迫感。我們身體不流亡，精神卻隨波逐流，浪蕩於高樓價和消費滿足的虛幻泡沫之中。

中華文化，將開花結果，還是繼續飄零？

如果桂林街新亞舊址無聲無息被拆掉變成「豪宅」，我們仍然置若罔聞，曾在香港一隅勉力開花的中國文化，必將繼續流亡。

流亡之後，是止於至善，還是「善至於止」？

有老學友建議保留新亞舊址，修建成紀念館，或至少樹立一塊紀念碑。言者諄諄，是否聽者藐藐？